《八苦：生苦》

作者: 歐子爭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天之嬌子

第一卷 生苦

第一章 天之嬌子

墨江城城東，一所大宅門外掛著大大小小的紅燈籠，城中所有百姓都知道這戶人家快要添丁，為此，不少人更從城外各處慕名而來，但求這戶人家能接收他們的賀禮。

為何有人會為了送賀禮，不惜千里迢迢而來？只因這戶人家姓虎。

姓虎，用刀的。

震懾天下的虎家刀法，江湖上無人不識，無人不曉。

這天，正是虎家大老爺，虎震天妻子臨盆之日。

「老爺、老爺！小少爺出世了！」

「真的？是男丁嗎？」

「沒錯啊老爺，快點去看看小少爺。」

虎震天露齒大笑，此時此刻，當代刀法高手就像普通人一樣，笑得多麼真誠、多麼燦爛。

虎震天抱著剛呱呱落地的兒子，眼中竟然流出淚來。

「終於.....虎家終於有男丁繼後了.....」

虎震天年過半百，至今總共和妻妾們生了八名女兒，今次可說是他老人家最後一次機會，能在最後時刻得到一子，任何人都會喜極而泣，虎震天也不會例外。

一陣破風之聲，花園內出現一陌生身影。

「哈哈，上天真是不公道，竟然讓你取得一子！」

虎震天一聞破風之聲就放下兒子，兩個踏步跳到前院。

「誰人敢在我家撒野！」

「虎震天，你不認得我嗎？」

那陌生人以黑布掩面，在紅日高照的正午，竟然身穿一套極不相襯的夜行黑衣。

「這聲線.....你是！？」

「對，就是我。閒話少說，受死吧。」

黑衣人手持一把普通鐵劍，見他腳下踏個碎步，以劍尖刺向虎震天。虎震天彷彿早知他有此一著，他身軀右傾，左手成掌刀拍打在黑衣人的劍身，劍勢就輕易被解除。

「喔？以掌刀來使出刀法，果然是當代刀法高手。」

虎震天的掌刀看似普通，其實是以手代刀使出虎家刀法中入門刀法「虎戲幼羊」。

虎震天與黑衣人拉開了距離。

「為甚麼你會來？難道胞弟的事也是你幹的！？」虎震天激動的說。

隔著黑布，亦能夠從黑衣人雙眼中看到他心中怒火正盛。

「這還需要問嗎？打從你們幹了『那種事』後，除非我死了.....否則我不會讓你活下去！」

說罷，黑衣人側身舉劍架於胸前，劍尖指向虎震天，大步衝前，劍身冷光暴現，明明他手上只有一把劍，可是在別人眼中卻看到他手中有五把劍。

「『五劍破河山』，想不到你竟然練成了.....」虎震天語帶唏噓。

「老爺！刀來了！」

早在前院發生爭執之事，家丁已急忙跑到兵器房拿出虎震天的愛刀。

虎震天急退，在家丁手中接過愛刀，馬步一穩，重心往前微移，以右手握刀橫揮出去。

就在揮刀的同時，五劍只差幾吋就要刺中虎震天的身上各處要穴；虎震天簡單揮刀，就把五劍之勢盡破。

刀劍互碰發出一聲巨大的金屬碰撞聲，雙方都被震退數步。

「哼，想不到你的武功竟然不比往時弱。」黑衣人冷笑道。

「你快點走！我不想在今天的喜慶日子殺人！」

「殺人？」黑衣人大笑兩聲，「你有能力殺嗎？」

黑衣人突然把劍擲出，虎震天大驚，急忙把手中大刀往前一擋，清脆地擋下飛劍。誰知黑衣人乘這機會，已突入虎震天前方，用早已藏在腰間的緞帶劍刺向虎震天下盤。

虎震天冷不防黑衣人有此一擊，竟然被他刺傷了大腿動脈之處。

「啊！！」虎震天大叫一聲，以手中大刀狠狠劈下去。

虎震天下盤被傷，力量難以帶動，只見黑衣人用緞帶劍纏著大刀再用力一甩，大刀竟然被甩出十米之

外。

「虎震天，你已經完了。」黑衣人說。

「你.....你為何要這樣做！！」虎震天激動的說。

「這句說話應該由我來問你。」說罷，黑衣人就跳牆逃去。

家丁們見黑衣人離去，一起衝上老爺的身旁。

「老爺！你沒有事吧老爺！」家丁驚慌地說。

虎震天面息變得蒼白，大腿傷口處仍然血流如注。

「快幫老爺止血！小金，快去城內請大夫來！小銀，快去把金創藥拿來！」家丁總管馬上指派各人的工作。

家丁總管用力按著虎震天的傷口，「老爺，撐著！大夫馬上就來。」

虎震天看著自己的血液洶湧流走，心中竟然有一絲後悔，也許當天他沒有幹下那門子的勾當，今天就不會落得如斯田地；可是當天他沒有幹下那門子的勾當，今天亦不可能得到高高在上的地位。

「這.....這就是報.....應吧.....」

說罷，虎震天就氣絕身亡。

虎震天死亡，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虎震天除了用刀天下第一外，他的實力也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當年的武林大會，虎震天就是以一柄大刀，成功擊敗當時名震天下的快劍李恩仇、長鞭張葵、肉掌李白岳等等武林高手，然而虎震天今天竟然死在別人的劍下，可見黑衣人的劍法是有多強。

「兒子一出世就被人殺了。」

「那孩子腳頭很差。」

「聽說虎家大宅已被人收回。」

市集上傳出不少謠言，謠言盡是負面的。人走茶涼，盛極一時的虎家如今也落得家破人亡的田地。虎震天死後，各路人馬都忙於搶拼虎震天生前地盤，虎震天家眷失去了最大的保護，所有虎家中人本來就沒有任何謀生能力，不消一個月就把家財產用盡，就連大宅都被人收回，各人四散東西，可憐剛出生的兒子，剛出世就要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數年後，所有人都記不起墨江城內曾經有一戶姓虎的人。

一名衣衫襤褸的小孩，孑然一身來到墨江城城門外。

「這裡就是爹爹的故鄉.....」

一輛馬車奔馳而來，完全沒有看到前方站著一名小孩。

馬車從小孩的後方撞過去，馬上就要把小孩撞得肢離破碎，此時，一個身影從右至左，單手提起懞然不知身處生死邊緣的小孩，再一個跳步躍至馬路一旁的草地上。

「小孩子，別站在馬路上，會有很多馬車會經過的。」那人道。

小孩被那人的一連串流暢動作嚇呆，不懂反應。

那人看見小孩雖然被嚇呆，但是身上卻沒有傷痕，就拂袖而去。

「謝！謝謝你！」小孩說。

那人微笑道：「別客氣。」

小孩回過神來，嚥下口中之液，踏足墨江城。

那年小孩七歲。

第二章 武林大會

第一卷 生苦
第二章 武林大會

「店小二！上菜快一點啊！」那粗人咆哮道。

「是，是，是。」

店小二忙著應付店內百多位客人，為何會有這麼多客人？

是店內的食物很好吃嗎？算不上。
是店內有很吸引的表演嗎？也沒有。

實情是武林大會將會在墨江城內舉辦，幾天後就是各路人馬期待四年之久的武林大會。

首屆武林大會是由朝廷所舉辦，原意是透過比武來找出民間有能之士報效朝廷，經過多年的武林大會，大會慢慢演變成各方人馬表現自己的平台，透過大會來證明自己的武功是「天下第一」。

武林大會每四年就會舉行一次，每次都會吸引到不同人士到現場觀看，除了習武之人外，更有不少經商之人慕名而來。

「我要報名.....」那人道。

「你的名字是？」

「虎恨兒。」

「武器是甚麼？」

「大刀。」

「師承何派？」

「家傳刀法。」

「也就是無門無派吧。」

「不。是家傳刀法。」

「好吧好吧，你到場內等待一下。」

虎恨兒，今年他十六歲，轉眼間虎家慘案已經過了十六個寒暑，隨著年月的洗禮，不會再有人提起當年曾經震驚武林的兇案，也不會再有人記起當年的虎家。

「各位不同門派的兄弟姊妹，各位遠道而來的朋友，歡迎來到四年一度的武林大會！敝人有幸成位大會的主持實感光榮，長話短說，祝各位武運亨通！」

台上發言人正是墨江城城主，墨守風。

「聽到名字的來台前報到！」台上某人喊道。

「……張海兒，李大蝦，虎恨兒……」

虎恨兒聽到自己的名字，右手緊握腰間的大刀，慢慢走到台前。

「好！你們要留心聽我講解，今天大會將會以淘汰型式舉行，雖然刀劍無眼，但是各人必須點到即止，不能致對方於死地！」

那人掃視各位，續道：「那麼……現在先請大家簽好生死狀。」

虎恨兒指頭印在朱砂，再把自己的指模打在生死狀上，然後就靜待自己的比試。

「爹爹，你為何不參加今年的大會？」那小女孩問道。

「大會對我已無用處。」他淡然道。

「可是，我想見到爹爹拿到武林第一的稱號。」

他笑說：「乖女，爹爹已經連續拿了兩屆天下第一，也是時候把位置讓給其他有能之士吧。」

小女孩鼓起雙腮，不是很滿意爹爹的答覆。

「虎恨兒對東靈陽！」

虎恨兒拔出生鏽的大刀，站在台上。

他的對手是武林中享負盛名的御劍門弟子－東靈陽，雖然他連三代弟子也還未當上，不過在御劍門大殿內有掛著「東靈陽」的名牌，也算得上是御劍門的掛名弟子。

東靈陽一身絲綢名衣，一看就知是名門之後，反之虎恨兒衣衫不整，衫褲上還有著大大小小的破洞，本來已經活像一個小乞丐，站在東靈陽的面前使他顯得更像一個窮酸乞丐。

「聽說東靈陽是近年內御劍門最具潛質的掛名弟子。」

「真的嗎？那對家的小傢伙不就死定了？」

「那個用刀的姓虎嗎？姓虎……用刀的……怎覺得好像在哪兒聽過。」

「那個乞丐輸定了。」

小女孩問他爹爹，「爹爹，你說哪個會勝出？」

她爹爹瞇著眼看看台上兩人，「用刀的。」

小女孩皺著眉問：「為甚麼？我覺得用劍那個會贏。」

她爹爹笑了笑，沒有回答。

「好！比試正式開始！」

兩人在台上靜止不動。

東靈陽看著虎恨兒，「讓你先出手，否則會太快完結。」

虎恨兒仍然像一頭老虎般盯著東靈陽。

東靈陽被虎恨兒盯著，竟然感到有點心寒，就像被猛虎盯著的獵物一樣，額角開始出現點點汗水。

「可惡！竟敢小看我！」東靈陽大喝一聲。

東靈陽右手拔出腰間配劍，劍尖由上而下，往虎恨兒的肩上劈下去。

虎恨兒左手提刀，由下而上從東靈陽的腰間斬去。

是劍快還是刀快？

大量的鮮血噴出，把整個台都染成一遍鮮紅。

台下鴉雀無聲。

東靈陽被虎恨兒一刀斬成兩段，上半身與下半身分離在台上的兩邊，東靈陽的師兄弟及親人皆被嚇至呆掉。

「你.....你這小子竟敢殺我兒子！！」東靈陽之父富商東德廣大喊。

御劍門的弟子一同跳到台上。

掌門在眾人出門前明明提醒過他們要好好看顧東靈陽，要好好照顧這名資質聰慧的小傢伙，透過武林大會為他增加戰鬥經驗，培養他成為御劍門的三代弟子，想不到就在第一回合被人殺掉，他們都不知道要如何與師門交代，唯一想到的解決方法，就是把虎恨兒押下，帶回御劍門交由掌門處置。

「哼，御劍門的人.....要一起上嗎？」虎恨兒目露兇光道。

虎恨兒右手提刀，踏前一步，「來吧，一起上吧。」

眾人見狀大怒，各自拔出腰間配劍。

雙方如箭在弦，一個身影卻突兀地落在台上正中。

「武林大會並不是任由你們亂來，技不如人死在別人手上也不是甚麼奇怪的事，比試開始前大家早已簽了生死狀，為何你們仍然要拿下這位小兄弟？」他說。

某御劍門弟子說：「哼，比武就是點到即止，又怎可能一來就動殺手把對方殺掉？」

「是嗎？那為何那個死掉的人要先動殺機？」

御劍門弟子齊聲道：「別胡說！」

「要不是那小兄弟的左肩怎會被斬得那麼傷？」

眾人望看虎恨兒，他的左肩果然被斬出一道深可見骨的傷痕，要不是他刀比劍快，被一刀兩段的人可會是他。

「他殺了我們師弟，我們就要拿下他！」

「要是我不容許呢？」

「那麼我們就把你都拿下！」

台上火藥味甚濃，台下的人各以隔岸觀火的心態看著這場鬧劇。

「台上那男子……不就是李恩仇嗎？」

「快劍李恩仇？」

沒錯，台上進行調解的人正是李恩仇，快劍李恩仇。

御劍門弟子聽到快劍李恩仇的名字嚇得腳子一軟，差點就掉到台下。

快劍李恩仇是以往兩屆武林大會的優勝者，也就是那小女孩的爹爹。

「姓李的！我們會把此事稟報師門，你必定會為了你今天的行為而負上沉重的代價！」

「謝謝各位少俠。」說罷，李恩仇就施展輕功離開了舞台。

眾御劍門弟子也不好意思留在台上，匆匆忙忙離去。

「咳咳，這回合優勝者是虎恨兒。」

第三章 最後四強

第一卷 生苦

第三章 最後四強

帶傷在身的虎恨兒，憑他堅定的個性，終於晉身武林大會最後四強位置。

四強選手分別為虎恨兒，幽谷派重拳黃千冬，乾坤一線門「命轉乾坤」乾代天以及江南岳家岳盼蓉。

「最後四強將會以回合制方式進行，能夠勝出最多回合者，將會成為本屆武林大會優勝者。」

虎恨兒第一戰對手是江南岳家岳盼蓉。

江南岳家在江南一帶無人不識，岳家當家岳兆昇是朝中重臣，加上岳家祖傳一套頂級槍法，使岳家在朝中或是武林中都有很高的評價。

虎恨兒留心地看著眼前的對手。

岳盼蓉手中拿著一把丈八長矛，與他的矮小個子極不搭配。

岳盼蓉見虎恨兒沒有先出手，就用手中長矛試試虎恨兒的虛實。岳盼蓉單手挑起矛頭，矛頭就像一條動如脫兔的靈蛇，向虎恨兒懷中撲去。

虎恨兒架刀橫擋，發出「叮噹」的清脆金屬碰撞聲。

虎恨兒乘對方招式已老而勢未盡的機會，跨步往岳盼蓉跑去，他右手持刀，左手強忍痛楚扼著丈八長矛的矛身，打算一擊就把對方擊倒。岳盼蓉微笑，見他左手一掌拍落矛身，虎恨兒手中長矛傳來一陣麻人的勁度，左手被活活震開，肩上傷口更疼痛萬分。

雖然招式已老，但是岳盼蓉的一拍卻使招式變活了。

「果然很厲害。」虎恨兒不得不由衷感到敬佩。

「見笑。」岳盼蓉說。

虎恨兒雙手持刀。

在閣樓上的李恩仇，看到虎恨兒的架勢，心中馬上想起一個人。

「姓虎，用刀的.....」李恩仇說。

「爹爹，你說甚麼？」他女兒問道。

李恩仇搖搖頭，「沒。」

虎恨兒說：「過了今天，所有人都會記起虎家刀法。」

「虎家刀法……難道你是？」岳盼蓉好像知道虎家的事。

虎恨兒雙手緊握刀柄，見他馬步一沉，人就往上用力跳起，他以雙手舉刀墮下之勢劈往岳盼蓉，此招正是虎家刀法其中一招殺著，「虎噬羚羊」。

岳盼蓉年紀雖少，可是他從父輩口中卻知道不少有關於十多年前名震江湖的虎震天的往事。

岳盼蓉不敢妄接刀勢，他架起矛於身前，矛尖頂地，打算透過矛身把刀勢盡瀉。

「嘭！」

刀矛相碰發生巨大的聲響，當年虎震天的虎家刀法每一刀都像剛剛那刀一樣，隆隆作響，活像一頭狂吼的巨虎。

岳盼蓉雖然用矛身避去部份衝擊力，可是承托矛身的虎口竟然被震得撕裂，痛得不能再以右手握矛。

「你是虎震天的後人？」岳盼蓉問道。

「正是。」

台下觀眾傳來一陣騷動。

「虎震天後人？誰是虎震天？」

「虎震天是不是十多年前武林大會冠軍？」

「對，他是用刀的高手，這個姓虎的小傢伙看來真是虎震天的後人。」

虎恨兒說：「你還是投降吧，你不是我的對手。」

岳盼蓉仰天大笑，說：「投降？我怎麼可能會投降。」

岳盼蓉以左手轉動丈八長矛，再以右腳踢起長矛，長矛竟然絲毫不差刺往虎恨兒的胸前要害處。

其勢之快使虎恨兒完全來不及架刀，只能用力往右方躲開。

「你完了。」

岳盼蓉在其躲開之際，再以右腳外側用力踢往長矛，長矛就以橫掃方式擊中虎恨兒的右胸。

被擊中胸口的虎恨兒一時換不過氣來，痛得頭上冒出大大小小的汗珠。

「可……可惡……」

虎恨兒痛得昏倒過去。

「不.....不要！！！」虎恨兒大喊。

「你終於醒了。」

「你是誰？我.....我輸了？」

「我是李恩仇.....沒錯，你輸了。」李恩仇說。

「可惡.....可惡！！！！」虎恨兒失聲痛哭。

「別太激動，你的傷口仍然未癒合。」

虎恨兒一直哭，哭到晚上終於由於太過累而睡著了。

「爹爹，你為甚麼要接那個人回來？」

李恩仇望著天上的明月，「如是因，如是果。」

虎恨兒，一個充滿悲劇的人生，很多時候他都會仰問蒼天，為何要把他帶到這個世界，為何他的遭遇會如此痛苦。當年虎震天死後，虎恨兒生娘帶著他離開墨江城，打算到西面廣益鎖的娘家暫住，誰知她的兄長知道妹夫已死，不能再恃仗妹夫的名氣招搖，竟然氣憤得趕了她們兩母子出去。失去了唯一一根救命稻，虎恨兒的娘親已經再沒有任何辦法，她雖然有想過投靠以往的戀人，但是她已經沒有面目去見他。

她帶著手抱嬰兒，到了廣益鎮北面廣益山上的法益寺，把嬰兒放在去院的門外，然後就跳山自盡。

棄嬰身上只留有一張紙條，「請求照顧孩兒，虎恨兒。」

虎恨兒，恨兒，痛恨兒子，痛恨兒子出生帶來了虎震天的死亡，儘管兩件事沒有關係，但那個時代的人就是如此迷信。

虎恨兒長大後，在六歲那年偶然得知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的父親是曾經威震武林的虎震天，於是在七歲那年，他隻身離開寺院，一個人去到墨江城。

到達墨江城虎宅故地，已經是一片頹垣敗瓦，當地人都不敢接近這片不祥地。

虎恨兒偷偷走進廢棄的大宅內，不知道是天意還是巧合，他竟然找到一本埋藏在牆壁內的武學秘笈，「虎家刀法」。

虎恨兒就在大宅內潛心苦練刀法，街外的人偶爾聽到大宅內傳來雷聲鼓動，竟然被嚇得以為大宅鬧鬼。

十六歲的他決定透過武林大會來振興家聲，想不到在最後四強位置竟然被人擊倒，除了肉體上的疼痛外，最令他感到痛苦還有失敗，最令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為何而生.....

虎恨兒很快就康復，他康復後沒有留下半句說話就自己離去了。

「爹爹，為何要救那麼沒有禮貌的人啊？」女兒問道。

李恩仇輕嘆一口氣。

「天大地大，為何沒有一個容身之所？」虎恨兒自說自話。

「小兄弟，你是不是武林大會最後四強的虎恨兒？」某人問道。

虎恨兒沒有理會他。

那人看見虎恨兒沒有理會他，心中感到不快。

「這黃毛小子，老子只不過見你有點能奈想給你一條財路，你竟然這樣囂張！」

「哼。」虎恨兒冷哼了一聲。

「軟的不得來硬的！給我上！」

那人一聲令下，十多名持刀的凶悍大漢就把虎恨兒圍著。

第四章 一念生，萬惡起

第一卷 生苦

第四章 一念生，萬惡起

虎恨兒被十多名持刀大漢圍著，見他把腰間大刀拔出，擺出一副絲毫沒有動搖的表情。

「你們要一個個來，還是一起上？」虎恨兒提刀問道。

其中一名大漢大發雷霆，「小子，讓大爺來教教你做人別太氣燄！」

大漢拔刀就斬，他的同伴也來不及叫停。虎恨兒內傷未癒，剛剛暗自調息，發現左手仍未能夠好好活動，只好右手架刀，以刀尖撥開大漢的刀。想不到虎恨兒竟然能夠憑右手勁力去控制大刀作出刀尖撥刀這類輕巧操作，要是有些能耐的人都能看到虎恨兒的用刀天份高深莫測。

大漢的刀脫手飛走，他的臉上出現無數的汗珠，深怕下一秒就要被眼前的黃毛小子殺掉。

虎恨兒並未有順勢殺掉他，反而把刀放回腰間刀鞘。

「要不要一起上？」虎恨兒再次問道。

眾大漢都退後了幾步。

「還是讓我先上？」

虎恨兒把手放在刀柄上，就猶如箭在弦上，一動即發。所有大漢被其氣勢壓得透不過氣來，這招似發未發的刀式，正是虎家刀法中以勢制敵的「虎視群雄」。

有幾個武功較弱的大漢忍受不住，棄刀逃去。

頭目眼見勢色不對，正在思索要如何全身而退。

「你不是說有財路給我嗎？幹嘛想走？」

虎恨兒慢慢步近頭目。

虎恨兒拔出大刀，準備一刀就把頭目殺掉。

就在他手起刀落，刀刃快要把頭目一分為二之際，頭目說出了一句話，一句令虎恨兒停下來的說話。

「別殺我！我知道你的殺父仇人是誰！」

虎恨兒把刀收回，雙眼暴紅，「你最好不要騙我，否則我絕對不會讓你死得那麼痛快！」

虎恨兒右手用刀畫圓，四周來不及逃跑的大漢們都被攔腰斬成兩段，大量血水從屍身噴出，就像下了

一場血雨似的。虎恨兒猶如被鮮血染紅的一頭猛虎，單憑眼神就能讓人恐懼萬分，不能活動。

頭目努力抑制心中的恐懼，可是身體仍然顫動不停。

虎恨兒一手拉起頭目，恨恨盯著他，「快說！」

「那.....那天虎震天大俠被殺之時，我剛.....剛好在大宅門.....門外走過。」頭目吞吐的說。

「繼續！！」

「我.....我聽聽聽到大宅內傳.....傳出一陣騷動，一個黑衣人.....就就從大宅內跳出。我認認得那那人的劍，那人是使用緞帶劍的快劍李恩仇。」

「甚麼？」

李恩仇，一個剛剛才救過他好幾次的人，竟然是自己的殺父仇人？

「我再問你一次！你是否肯定就是李恩仇殺了我父親！？」

「小人不敢說謊.....」

「好.....快點走！」

頭目雙腳一軟仆倒在地，他雙腳已經軟得不能走動，只靠著雙手抓著泥土，像一條蟲一樣爬走。

「好，總算知道殺父仇人.....」

此時，虎恨兒內心充滿矛盾，殺父仇人竟然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再說，縱然想為父報仇，自己的刀法又能否勝過兩屆盟主？

虎恨兒看著滿天星斗，想起自己痛苦的一生，因為家道中落而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生母更因此而輕生，一切一切，都是拜殺父仇人，拜李恩仇所賜。

李恩仇，理恩仇，虎恨兒心內已理清他們之間的恩與仇。

李恩仇一個人在庭中散步，心中亦是充滿矛盾。

「當年我為報深仇，殺掉虎震天，如今他兒子已長大成人，他妻子.....亦已輕生，仇恨的鎖鏈仍然牢牢的繫著我們。」

「爹爹，天氣冷了，快回來。」李恩仇女兒喊道。

李恩仇笑說：「好，馬上回來。」

為了女兒，李恩仇絕對要活下去。

虎恨兒心中只剩下仇恨，不過心中的仇恨到底是殺父之恨，還是對自身的悲慘人生而感到恨意？就算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虎恨兒為了能手刃殺父仇人，他回到大宅廢墟中，練習虎家刀法中最後幾式。雖然虎恨兒長年累月地修練刀法，可是對於博大精深的虎家刀法，他仍然未能盡得真傳。這也難怪他，虎家刀法的精妙之處在於它並單單是一本刀法秘笈，而是從以往名震江湖的「鼓動萬器訣」中演化出來的刀譜，此乃另一故事，不在此故事內多作多描述。

夜深，普通人都早已睡著，還沒有睡著的人也不一定是不凡人，也許只是剛巧睡不著而已；而他可是睡不著的不凡人。

李恩仇雙眼看著明月，自從虎恨兒出現後，他多次看著明月發呆，多次憶起多年前的事。

那年，是李恩仇準備憑他於東方柔劍派所習得的柔劍法和取自名劍匠手中的緞帶劍來問鼎武林第一高手之位，可惜被奸險小人所害，慘敗於虎震天之手。

當天所發生的事，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虎震天與李恩仇進入最後四強之位，最後四強分別為大刀虎震天、快劍李恩仇、長鞭張葵以及肉掌李白岳。虎震天與李恩仇早已在與張葵與李白岳的比武中獲勝，換言之他們只要擊倒對手，就能成為武林第一高手。

虎震天用的是刀，又重又大的刀。

李恩仇用的是劍，又輕又快的劍。

虎震天擺動手中大刀，「來吧，看我怎樣擊倒你。」

李恩仇笑說：「虎震天，任你的大刀如何霸道，今天都要敗在李某手下。」

電光火石之間，虎震天提刀橫劈，李恩仇早已從虎震天膊頭的小動作中，預測到他的攻擊軌道，李恩仇把劍輕放在虎震天刀勢將到之處，劍身把大刀刀勢卸去，在卸去刀勢同時，李恩仇持劍上挑，直取虎震天胸中要害之處。虎震天眉頭一皺，用刀柄擋著劍尖，右腳往上一踢，不偏不倚踢中李恩仇的腰間麻穴，誰知李恩仇竟然用空出來的左手架在腰間，巧妙地擋下這腳。

「刀中藏腿，虎家刀法果然精妙。」李恩仇說。

虎震天大哈三聲，「誰說這是虎家刀法，只是我隨意踢的一腳。」

「隨意嗎？」李恩仇淡然說。

好一句隨意，要知道武學的最高境界就是隨意，所有的招式就有如呼吸一樣，不再局限在有形有實的招式之中。可是，能做到的人，在武林中又有幾人？

第五章 父仇不共戴天

第一卷 生苦

第五章 父仇不共戴天

李恩仇與虎震天，二人可算是現今武林中劍與刀的第一高手，這場比武除了是他們二人之間的爭鬥外，更是刀與劍之間的爭鬥。一直以來，刀與劍可說是水火不容，刀走剛強，以勢退敵；劍走偏鋒，靈巧取勝。

武林中用劍的人比比皆是，反之用刀之人卻寥寥可數，只因能駕馭刀的人，天下間只怕數不出五個。

李恩仇與虎震天交手了幾個回合，雙方互有攻守，沒有誰比較佔優。

李恩仇突然掉下長劍，把腰間緞帶解下。

虎震天變得緊張。

「看來不用它是不可能擊倒你。」

李恩仇取出一把藏在腰間的緞帶劍。

緞帶以稀有金屬製造，據工匠所說，此種金屬來自天外巨石，金屬不論如何打造仍然不能定型，就像一條緞帶一樣，機緣巧合之下李恩仇取得此「劍」，更創出一套精妙劍法，成就武林中「快劍李恩仇」的稱號。

李恩仇握著那幼細的劍柄，情況就像拿著一條鞭子一樣。

虎震天雙手握刀，他不敢輕敵，全副精神集中於那柄奇怪的緞帶劍上。

李恩仇甩動手腕，緞帶劍就像脫繮的馬，向前猛衝。虎震天看清劍勢，用刀尖點在緞帶劍的劍身，精準地擊在劍身正中位置，緞帶劍被刀擋開，李恩仇笑了一笑，就將手腕一擰，緞帶劍竟然靠著剛剛被擋去之力，往虎震天胸口刺去，虎震天未能作出反應；就在劍尖快要刺入虎震天胸口之時，李恩仇突然感到血氣翻湧，全身乏力，向前倒下，緞帶劍亦因此而掉到地上。

虎震天贏了。

後來，李恩仇得知當日是中了使人全身乏力的西域毒藥，下毒的人就是虎震天的弟弟，虎動地。李恩仇在比武中落敗，他失去了名利，也失去了愛人。李恩仇的妻子是城中著名的美人，想不到虎震天在得到武林第一之位後，竟然對李恩仇妻子動了色心，誘迫他的妻子背夫出走，改嫁給虎震天。

為此事，李恩仇差點兒就氣得吐血身亡，可是他強忍心中的怒火，他決定要把令他失去一切的虎氏家族毀掉。他先在虎動地花天酒地的時候，在妓院的茅廁內殺掉當日下毒的虎動地，然後他自己一個人走進虎家大宅，以他最為擅長的緞帶劍手刃仇人。

以上就是李恩仇的過去，不為人知的過去。

三個月過去，虎恨兒確定自己左手已經完全康復後，也顧不了未學會的虎家刀法，直接寄了一封戰書給李恩仇。李恩仇好像早就知道這天的來臨，接到戰書後也沒有甚麼特別情緒。

「七月十五　亥時　城東虎家大宅　不死不休」

七月十五日，亥時，陰。

本應圓月高照的晚上，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天上布滿烏雲，就連半顆星星亦未能看見。城東虎家舊址內，虎恨兒把刀插在地上，筆直的站著，等待他的仇人出現。

風，起了。

一名身穿夜行衣的男子，就像風一樣，無聲地來到虎家舊址內。

「你來了？」

「我來了。」

虎恨兒拔出大刀，立一個馬步，重心降低，雙手緊握大刀，以刀尖直指李恩仇。

李恩仇取出一把長劍，普通的長劍；李恩仇沒有擺出任何架勢，就這樣站著。

風，吹過。

二人仍然不動，虎恨兒額上卻流出大大小小的汗珠。

「小心防火，提防盜賊。」打更的人路過，時間轉眼已到子時。

「你不是要報仇嗎？」李恩仇問道。

「是！！」虎恨兒堅定的說。

「那麼還不出手？」

虎恨兒吸一口氣，後腳用力一蹬，他用大刀使出本應用劍才能使用的突刺，刀風把靜止的氣氛劃破，漆黑中劃過一道銀光，然後發出響亮的叮噹聲。

刀被擋下了。

「到我了。」李恩仇說。

李恩仇用劍一抖，巧勁透過劍身傳至大刀，虎恨兒差點就被巧勁震開雙手。

李恩仇用劍纏著大刀，再透過巧勁震動劍身，使手握大刀的虎恨兒也難以堅持下去，突然，李恩仇把劍由右手換去左手，再用力把大刀壓下來，本來就被震得難以堅持的大刀，一下子就被打到地上。

「你輸了。」李恩仇說。

「我沒有輸！」虎恨兒狂怒。

虎恨兒用腳踢起刀柄，右手向李恩仇面門打去，李恩仇也不敢怠慢，以劍輕敲在虎恨兒右手腕骨上，要不是虎恨兒天生筋骨奇特，定必會被敲得手骨碎裂。

虎恨兒強忍痛楚，左手握刀下掃李恩仇下盤，誰知李恩仇輕輕一跳就輕易躲開，手上長劍亦使出一招「五劍破河山」，一把長劍幻化出五個劍影，在虎恨兒身上劃出五個不淺亦不深的傷口。

「哪怕你多練十年，也不會是我的對手，你走吧。」

虎恨兒的身很痛，心更痛，

虎恨兒自知不是李恩仇的對手，放下大刀就離開了。

對虎恨兒來說，他生存的目的早已沒有了，勉強找到一個復仇的目的也不能達成，到底他還能怎樣活下去？他還能為甚麼活下去？

李恩仇看著虎恨兒的背影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中竟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虎恨兒沒有再練刀，他一個人在偏遠的小村定居，不再踏足墨江城。

虎恨兒所定居之處是在墨江城以南百多里外的小村，名叫牛家村，一個很常見的村名。村內以務農為生，專出產稻米。

「虎大哥，快吃飯了！」某女孩大叫。

「嗯。」

虎恨兒初初到達牛家村時並未想過定居，暫住了數天後竟然萌生出一種累了的感覺，就決定居住在這條村莊內。牛家村的人好客得很，知道虎恨兒有意留在村內，都各自提供地方予虎恨兒住宿，後來虎恨兒在牛家村的邊緣架起了一間木屋，作為自己的居所。

「虎大哥，你終於來了，今晚有豬肉吃，是牛三叔今天在後山打獵時捕獲的。」

虎恨兒點點頭。

虎恨兒本來就不是多說話的人，在敗給李恩仇後就更加少說話，牛家村的人早就習慣了虎恨兒沉默的性格。

「牛三叔！牛大媽！快點到村公所！有山賊入村！」某人衝進來大喊。

牛大媽嚇得把碗跌在地上，「甚麼？牛二妹，快帶弟弟到村公所，虎老弟，拜託你保護他們。」

虎恨兒點頭。

「媽，你呢？」牛二妹問道。

「我要去通知其他人，你們快去！」

虎恨兒帶著牛二妹與弟弟往村公所走去。

第六章 刀鋒未鏽

第一卷 生苦

第六章 刀鋒未鏽

「你們快拿起農具準備抵擋山賊！阿大，你快去點起狼煙向城中官府求救！」村長指揮著各人行動。

牛二妹問問身旁的村民：「山賊在哪？」

那人說：「他們還在路上.....剛剛牛大山從墨江城賣米回來，在路上被山賊攔截，幸好山賊只顧著搶劫財物，牛大山才得以騎馬逃回來。」

山賊在偏遠地方落草為寇是極為常見的事情，他們多半是沒有工作能力或不想工作的一群。

「村長村長！有人見到村外有火光亮起，一定是山賊們要來了！」

村民們傳來陣陣騷動聲。

一群山賊把村公所的門破開。

「你們之中誰是村長？」帶頭的人喊道。

村長踏前三步，說：「我是！」

「快把村內糧食及女人都拿出來供大爺們享用，否則就殺光你們！」賊人說。

村長怒喊：「放屁！」

賊人們被罵得怒火中燒，一起帶著刀上前。

「村長小心！」牛二妹大喊。

「那個女人看來不錯，你們幾個去帶她過來。」

帶著刀的幾人把刀放回腰間，摩拳擦掌的往牛二妹處走去。

「畜牲！別打她的主意！」村長大喊。

村長拿起鐵鏟，一人擋在賊人之前。

「我們一起上！」村民大喊一聲。

村民們一起拿起農具，圍著賊人們。

「好.....你們想死就成全你們，給我殺！」

山賊頭目一聲令下，賊人們亮出大刀。

「大家小心，別分開。」村長喊道。

賊人們臉掛邪笑，持刀走近，始終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角色，對比起務農為生的純樸村民，縱使山賊們人數上有所不足，氣勢卻仍是遠超過村民。

好幾個較年輕的村民已經被拿刀賊人嚇得全身抖動，不能動個半分。

「爹爹，小心！」小孩大叫。

一名賊人舉刀劈往村民，那小孩的爹爹來不及反應，被賊人一刀斬斷頸子。

小孩見狀大哭，「爹爹！！」

小孩跑到父親屍體旁，哭得死去活來。

「為甚麼.....為甚麼要奪去別人的幸福？」虎恨兒說。

「是誰？快出來。」

「為甚麼你們要這樣做！！」虎恨兒激動的說。

幸福.....對虎恨兒來說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在他眼中，村內的居民都很幸福，能夠和自己的家人安穩的生活，他痛恨奪去別人幸福的人！

「把那傢伙幹掉。」頭目說。

賊人們一起走近虎恨兒，虎恨兒把牛二妹交給其他村民保護，自己一人往賊人們走去。

「虎大哥！不要去！很危險的！！」牛二妹大喊。

虎恨兒眼中只剩下怒火，親眼目擊失去父親的孩童，他不自覺地把自己與孩童重疊，他明白自小失去親人之苦，更不想其他人感受同樣的痛苦。

五名賊人架著刀站在虎恨兒前方，看著手無吋鐵的虎恨兒，賊人們腦海內都正在幻想要如何折磨他。

「你們要一起上還是一個個來？」虎恨兒扭動身體，鬆動關節。

「少在裝模作樣。」

賊人一刀直劈虎恨兒腦門，虎恨兒往後退個兩步，剛好避開刀鋒。

「怎樣可能？」賊人不敢相信。

虎恨兒一腳踏在刀身之上，把大刀踩著不放，無論賊人如何用力，都不能把刀拔回來。

「臭小子！快鬆開腳！」

「好。」

虎恨兒突然縮腳，把山賊弄得一個倒頭裁。

他拾起那山賊的大刀，其他山賊見狀，馬上緊張起來。

「你們要一起來死，還是一個個來死？」虎恨兒問道。

山賊恃著人多，根本沒有感到害怕。

「別理他說甚麼，我們一起上把他幹掉！」

眾村民見虎恨兒情勢危急，都拿著農具上前助陣。

「各位不用替我擔心，我很快就會收拾他們。」虎恨兒說。

「哼，少臭美。」山賊說。

山賊們一起舉刀劈去，虎恨兒右手握刀，把刀橫舉於頭上，馬步一沉，身形就短個半截，而架刀橫放之位，剛好能夠擋下山賊們的所有攻勢。

「哼！」虎恨兒暗哼一聲，運勁於臂上。

勁從地發，乃至於刀，虎恨兒運勁一舉，就把所有山賊的大刀擋走，好幾個山賊還站不住腳，直接被震得向後倒下。

「我今天不殺你們，快走。」虎恨兒說。

山賊們還不知道虎恨兒的厲害，仍然持刀對望。

虎恨兒眼見山賊們仍有戰意，決定一舉把所有賊人殺個清光，以除後患。

一陣嘈雜的馬蹄聲把眼前僵局打破，是看見狼煙後從城中趕來的官差們。

「官兵來了！我們快撤退！」首領大喊。

所有山賊井然有序往門外跑去，不消一刻就完全消失於草原之上。

「村長，山賊們在哪？」剛到達的官差問道。

「官大哥，他們聽到官大哥們快來，都嚇得往東面的草原逃去了。」

「好，我們就往東面去追查！」

說罷，官差們就策馬往東方而去。

眾村民圍上來，以奇怪的目光看著虎恨兒。

「虎大哥，你差點嚇死我了！」牛二妹生氣的說。

虎恨兒沉默。

「虎兄弟，想不到你有一身好功夫，為何仍然屈就在我們的窮鄉僻壤裡？」村長問道。

虎恨兒聽到村長的說話，甚麼也沒有說，轉身就離開了。

「虎大哥！虎大哥！你去哪？」牛二妹焦急的喊道。

村長拉一拉牛二妹的手，「由他去吧，他本來就不是屬於這裡的人。」

「不是的！虎大哥是跟我們一起生活！他是村子裡的人！！」牛二妹激動的哭出來。

虎恨兒離去，很大的原因是他再次拿起刀。只有拿著刀，才能讓他感覺到自己仍然生存。他看著手上那把從山賊手中搶來的刀，竟然再次想起那夜與李恩仇決鬥的情況，心中頓時涼了半截，他們之間的差距，是否透過練習就能夠彌補？

人就是喜歡與人比較。

也許是好勝心，也許是殺父之仇，虎恨兒確確實實想以他的刀法擊敗李恩仇。

虎恨兒為了實踐他的想法，他決定四處流浪學習不同刀法，以強大自己的實力，而出發之前，他決定要先把剩下的幾頁虎家刀法練好，所以一個人回到虎家大宅遺址。

足足用了半年時間，虎恨兒才初步學會了虎家刀法全卷，習得虎家刀法全卷後，虎恨兒竟然覺得以自己現在的實力已經足夠擊敗李恩仇，不過他並沒有即時挑戰李恩仇，他繼續半年前的打算，展開一場沒有目的地的流浪生活。

第七章 虎虎生風

第一卷 生苦

第七章 虎虎生風

「來吧，把你們所會的最強刀法拿來應戰吧。」他說。

刀光亂舞，靈刀谷上傳來陣陣的刀風聲，片刻後，再沒有半點人聲。

刀風靜了，人死光了。

「靈刀刀法也不外如是。」他說。

他背起紅色的大刀離開山谷。

日月如梭，轉眼三年就過去，虎恨兒帶著手中大刀挑戰過無數以刀聞名的門派，殺了不少武林中享負盛名的用刀高手，然而卻仍然找不到任何一種比得上《虎家刀法》的刀法。他的殺戮使武林中人稱呼他為「魔刀」，更有不少用刀的門派為免被魔刀找上門，早就已經封山，不再接待任何外來人士。

「也許《虎家刀法》就是世上最強的刀法。」虎恨兒開始覺得《虎家刀法》其實算得上是天下第一刀法。

虎恨兒揹著被血液染成暗紅的大刀，向著墨江城的方向走去。

「李大俠，求求你為我們青木幫討回公道，我們青木幫上下大大小小三百多人全死在『魔刀』刀下，要不是我與幾位師兄弟在外執行家師任務.....」

「不用多說，我明白了，你也並非唯一的受害者，放心，李某定必為各位討回公道。」

江湖上傳出一道消息，快劍李恩仇將會挑戰魔刀，當然，虎恨兒也得知這個消息。

虎恨兒感到無比興奮，長久的殺戮令他變得嗜血，想到能與當代用劍高手互相傷害，他竟然感到一直都未曾出現過的快感。

虎恨兒剛步入墨江城，李恩仇就出現在他的眼前。

「你就是魔刀.....果然你就是魔刀。」李恩仇說。

「是。」

「為甚麼你要殺害無辜的人？」李恩仇問道。

虎恨兒笑說：「殺害？不，我只是與他們比武，為了找出世界上最強的刀法。」

「最強真的重要嗎？」

「重要。」

虎恨兒拿著血刀，全身散發出三年前所不具備的濃厚殺氣，好幾個離遠圍觀的武林中人都受不了殺氣，差點就塞息昏迷。

李恩仇皺眉，拔出腰間長劍。

「你還是使用緞帶劍吧。」

「哼，看你有沒有如斯能耐！」李恩仇說。

李恩仇知道眼前的虎恨兒不再是三年前的對手，三年前的他因為缺少實戰經驗，亦未習得完整的虎家刀法，所以雙方實力差距才會那麼大。經過三年血色洗禮，虎恨兒的實戰經驗與武功一定會有大幅度提升，為免因為輕敵而落敗，李恩仇馬上就使出「五劍破河山」。

「魔刀果然很強，李大俠一開始就要使用五劍破河山。」旁觀的人說。

虎恨兒左手拿刀，先破左方兩個劍影，再換右手拿刀，破去右方兩個劍影，最後雙手持刀，下挑李恩仇身前劍影。只聽到三下破風聲，兩人就回到先前站立的位置。

「果然強了很多。」李恩仇說。

虎恨兒右手持刀，以刀柄攻向李恩仇，這正是虎家刀法中「虎背橫衝」。虎恨兒速度之快，就連李恩仇都來不及作出反應，刀柄狠狠地擊中李恩仇的左肩，同時，虎恨兒用力一拉手腕，大刀馬上由刀柄指敵改為刀刃指敵。

刀刃急勁，李恩仇被迫拿出緞帶劍，右手手腕一個扭動，緞帶劍就纏著血刀，纏得死死的。

「你現在的刀法比起當年虎震天還要強。」李恩仇說。

「別說廢話，受死！」

虎恨兒用巧勁一震，纏著血刀的緞帶劍竟然鬆開了一點，虎恨兒把握那一瞬間強行拔出血刀。血刀剛被拔出就馬上被送到李恩仇的頸前，李恩仇被虎恨兒如此急速的攻勢嚇了一跳，右手輕輕一甩，緞帶劍就擊中血刀刀身，把血刀震開。

四周觀看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他們都清楚看見魔刀與李大俠之間互有攻守，看起來魔刀甚至還有著半分優勢。

李恩仇在緞帶劍的幫助下，仍然與虎恨兒鬥得不分上下，虎恨兒的實力隱若已超越了李恩仇。

面對虎恨兒霸道的攻勢，李恩仇緩緩呼出一口氣，要不是緞帶劍的精妙特性，不出十個回合李恩仇恐怕就要敗在虎恨兒刀下。

虎恨兒打得雙眼通紅，腦海內只有如何殺掉對方的想法，見他不停使用虎家刀法中的種種招式，在戰鬥的同時竟然還變得越來越強，攻擊有如行雲流水，越是使用越是明白刀法中的奧妙之前，之前一些

不明瞭的地方都在戰鬥的同時突破。

雖然心中殺意正濃，但是虎恨兒不禁暗想：「虎家刀法果然很神秘，每當我使用的時候都能感受到這種刀法仍然未到極限，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面對步步緊迫的凌厲刀法，李恩仇知道在五十回合之內必敗於虎恨兒手上，當初那頭稚嫩的幼虎竟然在短短三年間變成一頭猛獸，實在對李恩仇有很大的打擊。

「哼，我能破你們虎家刀法一次，就能再破第二次！」

李恩仇厲聲一喝，手中緞帶劍便如靈蛇躍動，堅堅扣著血刀刀身，虎恨兒欲把刀拔出，卻感到刀被緞帶劍纏得動彈能。

既然不能收刀，虎恨兒就用力推刀，把全身的力量在瞬息間爆發開去，冷不防虎恨兒破釜一擊，李恩仇被勁力推後幾步，血氣翻湧，要不是在危急之際把勁力以左手卸出，他就會被震傷內臟，直接輸掉。

「哈哈哈哈！！！」

虎恨兒笑意甚濃，在他眼中只剩下戰鬥，戰鬥就是他的生命，眼前這個強大的對手這刻都彷如縷蟻，再沒有半分威脅。

「完結了！！！」

雖然剛剛那擊李恩仇算是避過，但是血氣運行卻因此而出現阻礙，高手過招，一息破綻也是勝負的關鍵，戰鬥經驗豐富的虎恨兒又怎會錯過此等機會？

虎恨兒左手雙指並曲，準確地擊在鍛帶劍的劍尖側旁，這一擊使鍛帶劍短暫地脫離了李恩仇的控制。

「受死！！」

虎恨兒右手血刀猛衝，刀尖動如雷霆，破開李恩仇的胸口，漫天血紅，血刀變得更為腥紅，一代大俠就隕落於血刀之上。

「痛快.....接下來，到你們了。」

虎恨兒殺意正濃，他沒有放過在場邊觀看的武林中人，一陣大笑後就駕刀前衝，有如衝入羊群的狼，任意屠殺所有在場人士，最後官兵湧至，和百多兵官兵大戰，殺死官兵七十餘人後，虎恨兒才肯離開。

墨江城內腥臭之味，足足過了七天才能清除。

第八章 殺父仇人

第一卷 生苦

第八章 殺父仇人

手刃殺父仇人，虎恨兒並未有感到半點痛快，只覺得心裡仍然是空空蕩蕩的，彷彿缺少了甚麼重要的東西。

「很痛苦.....」

虎恨兒失去了為父報仇的目標，生活再次變得乏味，他總覺得平淡的人生是一場痛苦，只有殺戮時候才能使他感到丁點兒快感，好讓自己能夠用殺人快意來麻醉生存所帶來的痛苦。

微弱的破風聲由後而至，虎恨兒右手向後一探，兩指夾著一把短刀，他用力一拉，拿著刀的人就仆倒在地上。

「你這個殺人仇手！！」那少女雙眼通紅，淚光仍然纏繞著雙眼。

虎恨兒平淡的說：「我認得你，你是李恩仇的女兒？哼，想要報仇的話就去練好武功，你這樣做只是送死而已。」

「可惡.....爹爹是不可能敗在你手上的！爹爹是不會死的！！！！」

「敗了就是敗了，他的命我也收了。在我還未殺你之前，還是速速離去吧。」

少女咬著唇，鮮血由嘴角流出，通紅的雙眼狠狠瞪著虎恨兒，她知道今天是不可能殺死虎恨兒，很不甘心地離去。

看著少女離去，他記起了自己一生的經歷，自幼喪父，母親自殺，本來大好的家庭卻被害得肢離破碎，過著孤兒的悲痛生活.....在苦難之中他並未有尋死，原因就是為了手刃仇人，可是當手刃仇人後，他卻沒有得到解脫，唯一改變的只是令到李恩仇的女兒失去了所擁有的一切。

「哼。」

虎恨兒冷哼一聲，拿起血刀，向著日落的方向走去。

轉眼十年，步入中年的虎恨兒，對於虎家的刀法理解更深，越是對虎家刀法有深入的理解，就越是覺得此刀法深不可測，虎家刀法彷如一個無底洞，不論你如何努力，都找不到它的盡頭。十年以來，不少明門正派乃至朝廷軍隊找他麻煩，敢來挑戰的人都盡數死在他的刀下，放眼現今武林，能擊敗他的人恐怕沒有了。

某天，在他漫無目的看著一條小溪時，他卻覺得世間萬物都改變了，世界萬物並沒有改變，改變了的只是他的心境；在佛家用語中，這種狀態是一種頓悟。頓悟後，他把血刀掉進萬尺深淵下，把頭髮盡

數剃掉，過著平淡的生活。

在眾人以為魔刀虎恨兒已經不在人世的時候，一名和尚在偏遠的寺院內過著簡樸的生活。

「求大師指點。」某善信對虎恨兒雙手合十。

虎恨兒已入佛門，法號為無生。

「無生大師，老身罪孽深重，以致家破人亡，妻子相繼死亡，離我而去，只剩我一人獨活…1…唉，待我現今百年歸老之時，竟然落得無子送終的局面。」

虎恨兒雙手合十，「阿彌陀佛，施主現在能夠迷途知返仍未算遲。」

善信老淚縱橫，「遲了……太遲了。」

無生不語，輕閉雙目。

虎恨兒說：「如是因，如是果，若要離苦得樂，就只有潛心修行，努力證得涅槃，早登西方極樂。」

「大師……只怪我的貪念，害得兩個家庭破碎，要不是我的話，我的妹妹就不會死，我的外甥也不會變成孤兒……」

善信彷彿想透過對虎恨兒坦白，來換取心中的一點平和，希望把自己的罪盡數說出，藉此減輕丁點兒他所作的罪孽，然而因已生，果自來，功不能抵過，更莫說這種坦白也算不上是功，只是一種自我安慰。

無生張開雙眼，「施主，假若說出來會讓你好過一點，但說無妨。」

「謝大師，本人年輕時憑妹夫威名而得勢，過著荒淫無道的生活，怎料妹夫因為在武林大會中落敗，而害得家當盡毀，正當我以為失去搖錢樹之際，新一屆武林冠軍卻愛上了我妹妹，我就威迫妹妹，要她改嫁予新任冠軍，誰知妹妹已身懷丈夫的孩兒，然而新任冠軍卻未有介意，照樣迎娶舍妹，舍妹在族人的威迫下，只能改嫁冠軍……」

「誰知就在妹妹臨盆之日，新妹夫卻被一名上門尋仇的黑衣人殺掉，他的家亦因此而散，本來打算透過新妹夫得益的我，最終卻連半點好處都得不到……後來舍妹來找我幫忙，我卻沒有幫助她，聽人說，舍妹最後竟然自殺了……」

無生臉上陰沉不停，他聽完善信所說的話後，就知道他就是善信的外甥，眼前的人正是他的舅父，最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生父原來並不是虎震天，而是李恩仇。

虎恨兒捉著舅父的衣領，「你所說的都是真的？你所說的新妹夫就是虎震天？」

舅父被虎恨兒的洶湧殺氣嚇得尿褲，「是……」

虎恨兒左手以手刀之狀，往舅父的腹中要害指去。手刀過背而出，熱騰騰的血液由手刀滴下，他手上的男人亦失去生機。

「為甚麼！！為何我的父親原來是李恩仇？？為甚麼我會親手殺掉了生父？」

虎恨兒被突如其來的真相弄得呼天搶地，他多年來的努力造就了他「殺父」的成就，造物弄人，生父竟然會是死在自己的刀下。

「那麼.....李恩仇的女兒就是我的妹妹？」

親人，原來他仍然有親人在世。

虎恨兒在寺院後的山林安葬舅父，雖然此人害他家破人亡，但是始終也是自己的舅父，總不能使他暴屍荒野。

「妹妹！哥哥來找你了！」

三個月過去，虎恨兒的頭上已長出一點兒頭髮，以他現在的修為，雖然手上沒有大刀，卻仍能發揮虎家刀法的精妙之處。

人海茫茫，要找一個人談何容易，更別說他連所找的人叫甚麼名字都並不知曉。既然不知從何處落手，唯一可以做的當然是回到墨江城，所有事的起源地。

墨江城，離開多年，果真令人有種物是人非的感覺，當日破碎的虎家舊址，已被其他人佔據，起了一座名為「陳府」的大宅。

虎恨兒推開陳府大門，浩浩蕩蕩的走到前院。陳府家丁發現有陌生人擅入大宅，馬上拿出長棍把內者圍堵在內。

「何人膽敢擅闖陳府？」帶頭的家丁狠狠的說。

虎恨兒望了望那人，就閉起雙目不語。

「給我拿下他！」帶頭人大喊。

眾持棍家丁把圍堵的圈慢慢縮小，把虎恨兒圍在其中。

「十息之內給我滾，否則死。」虎恨兒平淡的說。

「哼，你才給我死！」

帶頭人推開前面兩個家丁，一棍就劈下去。

陳府是近年才在墨江城內興起的一戶鹽商，據說陳府當家陳向天是當今陳妃的親生哥哥，也靠這種關係才使他能當上鹽商，在財勢關係下，就連他們的下人都囂張拔扈，看到擅闖之人也不多問就狠下殺手。

「十息已到。」

隨著虎恨兒平淡的一句話，圍著他的所有人頸上都出現一條血痕，鮮血彷彿被困在籠中已久的小鳥，

爭相離開自己的主人，向四方八面噴灑出去。

「發……發生了甚麼事？」帶頭人顫抖的問道。

虎恨兒沒有理會他，徑直地走進大門，只見那帶頭人唇邊有一點血絲慢慢溢出，他胸口的位置出現了一個洞，一個透背而出的血洞。

第九章 血刀殺神

第一卷 生苦

第九章 血刀殺神

在一旁待命的家丁，看見眼前的血案後，無不嚇得腳軟倒地，他們慶幸自己沒有一股腦兒的圍上去，否則下場定必和眼前的十數具屍體一樣。

「來者何人？」大宅內傳出一聲雄厚的聲響。

虎恨兒拿著隨手拈起的木棍，不徐不緩的踱步而進。

「停下來！」

一位身穿官服之人拿起配刀，架在虎恨兒的頸子上，虎恨兒用眼角看了看那人後，用手撥開那把未出鞘的大刀，徑直而走。

「哼！大膽！」

官員拔刀，既然來者不給他臉子，他也不給來者臉子；官員一聲大喝就拔刀劈下，虎恨兒憑背後破風之聲得知對方攻勢，手中長棍往後一推，後發先至，擊中官員胸口氣門，官員臉色一白就倒在地上翻滾。

虎恨兒轉身，慢慢走到那官員的旁邊，拾起了他的大刀。

「不錯的刀，看在它份上饒你一命。」

說罷，虎恨兒拿著大刀繼續往內院走去。

幾名身穿官服的官兵聽到騷動之聲，一同衝至案發之地，眼見倒地不起的官員，都嚇得臉色鐵青。

「陳都統，發生了甚麼事？」某官兵問道。

陳都統稍為回氣，臉上一紅一白的說：「快派人通知官府，叫他們帶同軍隊前來陳府！！」

一名官兵聽從指令，飛快的奔往官府。

一位肚滿腸肥的商人，坐在後院大堂內那張用黃金鑄造的座位之上。

「給我滾下來。」虎恨兒說。

商人用他臉上被肥肉擠得變成一條線的眼睛瞪著虎恨兒，不禁笑了一笑。

「小哥，能夠來到這裡算你有點本事，不過.....不想死的話就馬上給我離開。」

虎恨兒慢慢把刀從刀鞘中拔出，濃厚的殺意就有如缺堤堤壩，一發不可收拾。商人首當其衝感受到濃烈的殺意，心中頓時一寒。

「不滾就死。」虎恨兒一步一步走近那肥胖商人。

留還是逃？商人腦海內閃出不同的念頭，可是從中都找不到能夠解決眼前困局的方法。

「停手！」

門後一大堆官兵湧入內堂，把虎恨兒重重包圍，一名身穿官服之人走到肥胖商人前方跪下。

「罪臣辦事不力，令陳國舅受驚了。」

「沒事沒事，不用給我行這樣的大禮，及時來到就好了。」

那肥胖商人，也就是陳國舅見到眼前形勢，心中大喜，哪怕眼前小子有天大的本領，在重重官兵包圍之下，就算是江湖上各大門派的得意門生，都插翼難飛。

「大膽刁民，速速放下武器跟本官回去官府，聽候發落！」

虎恨兒仰天大笑，「哈哈哈哈！！！」

虎狠兒淡然說：「當年禁衛軍統領在我臉前也不敢如此囂張，區區一名地方小官也有著如此的膽量。」

當年虎恨兒為尋得天下最強刀法，曾到京城內一所由當今皇后親弟所開辦的武館內與館主「切磋」，誰知他在片息之間殺盡館內所有人，皇后親弟一怒之下動員宮內禁衛軍，下令定必要把虎恨兒擊殺於京城之內。誰知為數二十人的精銳禁軍，在虎恨兒的刀下都難以走過十回合，盡數死在他的刀下，最後全憑禁衛統領以斷臂的代價下擊傷虎恨兒，更任由虎恨兒離開京城，才算是把事件平息。

地方官聽到虎恨兒的話心中突然有個想法，難道眼前人就是當年擊殺二十禁軍的魔刀？

虎恨兒把殺意提升至極緻，好幾位資歷尚淺的官兵受不了這種冷涼的威壓，雙腿馬上軟下來。

「攔我者死。」

虎恨兒拿著大刀，慢慢走往陳國舅，眾官兵彷如被人點了穴一樣，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快……快擋住他！！」陳國舅驚恐的叫道。

「可……可惡！！受死！！！」一名站在虎恨兒身旁的官兵，鼓起勇氣一刀橫掃過去。

虎恨兒把手中大刀輕送到該人的腹中，然後只以食指、中指夾住橫掃而來的大刀，再順勢一奪，就把對方的大刀搶了過來，而對方腹中多了一把沒柄而入的大刀。

一回合之內就把一名官差清脆擊殺，所有人都看到虎恨兒如行雲流水般的動作，他的攻擊就有如呼吸一樣，來得那麼自然。

「要一起上嗎？」虎恨兒環視在場所有人，最後把目光停在陳國舅身上。

「敢取我虎家故地，就早應預算到今天的結果。」

虎恨兒右手持刀，左腳用力一蹬，剎那間就彈射至陳國舅的臉前，同時刀尖已刺入陳國舅的胸內。刀尖穿過胸口，插進了陳國舅心臟半吋，不多，只有半吋，就是這半吋把陳國舅的生機慢慢奪走，在眾人的沉默下，陳國舅就死在那黃金座位之上。

「你們快滾，就跟所有人說魔刀歸來。」

官人與官兵們互相對望，嚥下口水，一同跑出大宅之外。

「陳都統，下官無能，陳國舅已死在魔刀手上。」

「甚麼？爹爹死了？」

失控的陳都統被官兵們合力抬走，他們都知道，就算所有人一起上，也不會是魔刀的一合之將。

虎恨兒把刀掉在地上，他雙目緊閉，盤腿而坐，手中捏出一個結印，就坐在黃金座上進行打座。十年來的和尚生活，令虎恨兒培養了打座的習慣，除此之外，持修戒律的生活並沒有減輕虎恨兒的殺戮之意。

「既然找不到她，就由她來找我吧。」

魔刀重回江湖，消息一出去就震驚武林，朝廷亦因陳國舅被魔刀所殺而震怒。不過，朝廷卻不敢出兵圍殺魔刀，當年一役使朝廷至今仍心有餘悸，怕一個不慎惹怒魔刀，使他上京復仇，到時定必要付出血一般的代價。

某門派的禁地內，一臉如死灰的女子，得知魔刀重回江湖的傳聞，眼中頓時掠過一陣殺意，眼前一堆枯骨被女子震成漫天灰燼。

「哼，多年苦練終歸有使用一天，上天果然待我不薄，並未有讓你死掉.....」

此人正是李恩仇女兒、虎恨兒的妹妹，李春蕾。

李春蕾步出枯骨滿地的禁地，走過一條羊腸小路，幾經波折才回到門派內的大院。

「恭迎掌門大人！！」

見到李春蕾一人從禁地而回，所有枯骨派的弟子都知道她已經完成了前掌門的傳承，成為新一任的掌門。

「我明日將動身至墨江城，你們就繼續修練。」

「謹遵掌門吩咐！」眾弟子齊聲道。

第十章 五靈刀陣

第一卷 生苦

第十章 五靈刀陣

日子一天天過去，墨江城內就像平日一樣，一點也不像發生過甚麼事情。

虎恨兒沒有急於尋找親妹，他只是留在陳府內，每天都在練習著虎家刀法。十多年的練習，使虎恨兒察覺到虎家刀法中的一點秘密，雖說虎家刀法是用刀的法門，但是只要小心推敲，卻發現當中原理可以應用在任何的武器上。

得到這個結論後，虎恨兒曾經透過自己的心得寫了一套棍法出來，雖然並未實際使用過，可是在演練的同時，他能感受到棍法中的無窮威力，甚至覺得這套棍法就是世上最強的棍法。

虎恨兒有此發現也不是偶然，當年虎震天本是一名普通鏢師，在一次押鏢的過程中得到了一本無名刀法，透過此刀法使自己的實力突飛猛進，進展一日千里，才造就了他日後的成就，而此刀法的來歷卻是江湖中「鼓動萬器訣」中一殘卷，當年一套「乾坤鼓動天地無償功」不知引起多少腥風血雨，最後卻失散於武林，多年來無人尋得此驚天秘笈，以至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它們的存在。

雖然連皇宮也沒有，亦不敢派人來找場子，但是總有些不知死的人來找虎恨兒麻煩，妄想能擊倒虎恨兒從而一登龍門。

搶回舊宅後，虎恨兒就把「陳府」的牌匾改回「虎家」。

幾名身穿勁裝的男子推開虎家大門，暢行無阻到達內堂。

「何方小輩？」虎恨兒閉目說。

「嘿嘿，咱們五人是靈刀谷五刀俠，今天是來取你狗命，以報滅谷之仇！」

當年虎恨兒為證刀法，幹下了不少滅門血案，靈刀谷就是其中一個宗門。

「靈刀谷？有點印像，實力算不上差，但也絕不對強。」

聽到虎恨兒的言詞，五人額上都青筋暴露。

「今天就讓你死在靈刀谷的五靈刀陣之下！！」

五靈刀陣是靈刀谷其中一套高深陣法，當年創派谷主曾與四位異性兄弟同修此陣，以此陣擊殺不少江湖上首屈一指的高手，甚至在一場大戰中以此陣神威，對抗上百人圍捕亦能全身而退，更加殺傷對方八十餘口，經此一役靈刀谷就闖出名堂。想不到多年後，紅極一時的靈刀谷竟然會被虎恨兒一人滅谷，要是當年谷主得知此事定必會氣得再死一次吧。

「廢話少說，上吧。」

虎恨兒隨手拿起一條竹條，慢慢走到五人前方，五人見他沒有拿刀，心內盡是憤怒，此舉分明是不把他們當作對手，不過既然對方不帶兵刃，更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把他擊殺，好讓多位被殺的同門師兄弟能夠死得眼閉。

「布陣！」

為首一人大喊，五人就各自站在五個方圍，以一個半開的圓把虎恨兒圍住，說起來這陣法也有點奇怪，多數陣法皆是聚集或包圍，但是五靈刀陣卻似是包圍又似聚集，既不像包圍又不像聚集。

身在陣中的虎恨兒清楚感覺到，雖然五人沒有完全封死他的退路，但是他只要往後一動，就會馬上被五個人同時攻擊，看似唯一的一條生路卻是一道死門。要是洞察力不足的人，定必會被身後陷阱迷惑，直接進入猛虎口中。

在長時間的殺戮戰鬥之下，虎恨兒早已訓練出驚人的洞察力，輕易看穿了五靈刀陣的內裡乾坤。

「破！」

虎恨兒輕喝一聲，手中竹條往左邊第二人刺去，由靜止至攻擊完全是一氣呵成，竹條以破風之勢直點那人腹中死穴，其餘四人見虎恨兒未有被刀陣迷惑，反攻往他們皆心中大驚，除了被攻擊的那人外，四人全把大刀提起，往虎恨兒齊聲劈去，此正是攻敵所必救，以攻擊救援同伴。

四把大刀從四個方向斬來，虎恨兒並未因此轉攻為守，他就像沒有看到四把大刀一樣，仍然筆直的刺向那人。

「嗤！」竹條插進那人腹中。

那人當然不會任由虎恨兒攻擊，在後者快將擊中的時候，前者用大刀橫架在腹前，卻沒想到虎恨兒竟然能把巧勁帶到竹條之上，以點破面，一下就把由精鋼所鑄的大刀刺穿，再穿入那人的腹前死穴。

所謂死穴就是人體的重要穴位，多半是經脈的交匯之處，假若死穴被毀，體內定必會出現大量出血，大部份經脈更會受其影響而不能運行氣血，假若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傷者必定會在短時間內死亡。

一擊得手，卻沒有改變身後四刀的去勢，刀光大作，虎恨兒已被四刀包圍，下一秒就要被大刀斬得肢離破碎。

虎恨兒雙腳一屈，整個人就蹲在地上，手上竹條在頭上畫個半圈，一道綠光就擋在虎恨兒的頭上，把四把大刀阻隔在綠光之外。

一招得手，虎恨兒左腳一掃，把身旁一人掃倒地上，左手馬上以手刀之勢直刺那人頸子。

一朵血花燦爛綻放，又一個人掛在虎恨兒手上，五人來，已有二人死去。

「我看五靈刀陣也不外如是，既然有勇氣來，就給你們三人死得痛快點吧。」

真的是五靈刀陣太弱？絕對不是，五靈刀陣是刀陣中的上乘武學，假若他們面對的不是已經掌握「鼓動萬器訣殘卷」的虎恨兒，又怎會落得陣破人亡的局面。

五條死屍倒臥在內堂之內，虎恨兒早已離開。

虎恨兒站在虎家大宅的屋頂之上，他看著萬里無雲的天空，嘴角微微上揚，一個人影就從他前方快速掠進。

「終於到了？」虎恨兒淡然的說。

「我今天到來就是取你性命！為我爹爹報仇！」

來人正是李恩仇之女，枯骨派當今掌門，李春蕾。

「爹爹嗎.....」

都不知已經過了多少歲月，虎恨兒卻不能忘記自己親手殺害李恩仇，殺害自己生父的一幕。

李春蕾右手前探，直取虎恨兒胸口重穴。雖然李春蕾是自己的妹妹，但是虎恨兒卻未有笨到任由她攻擊，虎恨兒左肩一沉，一拳就往李春蕾的手上對去。

一道微弱的白光在李春蕾的手中乍現，擁有豐富經驗的虎恨兒身體自然往後一靠，把拳勢硬生生收下，再往後方急退。

「想不到你的招式竟然如此狠毒。」

虎恨兒看清李春蕾手上武器，是一把骨製匕首。

「狠毒？只要能把你殺掉狠毒又如何！」

李春蕾也不多說，武器偷襲竟然未能得手，「藏劍」一式自然不能再用，時到如今只能使用枯骨派中的各式劍法，從正面力敵對手。

虎恨兒輕輕一跳，落地同時往前一躍，就降落到一把大刀之前。

「今天我會使用全力，好讓你感受我們之間的差距吧。」虎恨兒持刀說。

虎恨兒想法很簡單，只要能用實力震攝李春蕾，使她放棄復仇，就能慢慢相認。

第十一章 無生殺僧

第一卷 生苦

第十一章 無生殺僧

大刀在手，虎恨兒的氣勢馬上強個幾倍，要不是李春蕾完成了枯骨派傳承，得到堪比神器的骨劍以及傳承功力，單是前者氣勢就足以把她壓跨。

「你的名字是？」虎恨兒至今仍未知道妹妹的名字。

「李春蕾，李恩仇之女。」

「嗯……」

大刀一抖，一道刀光就從虎恨兒手上配刀暴射而出，直取李春蕾手上骨劍之處，李春蕾反應奇快，她把重心稍作一移，再把骨匕首往前一送，就把刀光擋下來。

李春蕾並未停頓，擋住刀光的同時再提勁一甩，骨匕首就有如飛刀一般脫手而出，貼著大刀往虎恨兒的肩上掠去。

「好！！」

虎恨兒見識到李春蕾的招式，心中大叫妙絕，他右手雙指並靠，在電光火石之間往肩上夾去，一把骨匕首就出現在他雙指之間。

「怎麼可能！」

李春蕾心知這式「飛刀」角度刁鑽，以破竹之勢往敵人盲點攻去，正是枯骨派三式鎮派武學之一，「投骨探路」。要是一般人碰上「投骨探路」，不死也得脫層皮，但是眼前的人卻能把這絕學在一息之間就破解掉。

「實力仍是相差太遠嗎？」李春蕾心中不甘的問道。

虎恨兒並未有收起李春蕾的骨匕首，反而一手就把匕首送回李春蕾手上。

「我要你甘心認輸。」虎恨兒說。

「妄想！」李春蕾大喝一聲。

重掌骨劍，李春蕾氣勢更為高昂，她手中骨劍連環刺出五劍，正是李恩仇成名絕學之一，「五劍破河山」。

虎恨兒看到五劍破河山時，竟然出現了一剎那的停頓，當日殺死李恩仇的片段馬上在腦海中出現。

「受死！」李春蕾把握虎恨兒的停頓，一劍刺入後者的右肩。

劍尖只刺入半分，虎恨兒就以本能反應推出一掌，擊在李春蕾的小腹上。

李春蕾被掌力所傷，五臟六腑被震得移位，難受之極。

「噗！」李春蕾吐出一口血箭。

虎恨兒持刀步近，把刀架在李春蕾的頸子上。

「要殺就殺！你不殺我我就殺你！」李春蕾怒道。

虎恨兒說：「我不會殺你。」

「我要殺你！！」李春蕾大喊。

虎恨兒淡然一笑，就轉身離去。

李春蕾一拳擊在地上，「可惡.....可惡！！」

三個月後，虎恨兒坐在虎家大宅的樓頂瓦片上。

三個月來，李春蕾接二連三的挑戰虎恨兒，除了一些奇襲能夠稍為佔優外，她完全不是虎恨兒的對手。

虎恨兒很苦惱，他想不到要如何做才能和親妹相認，想不到當代最強武者竟然會為了這件小事而整天悶悶不樂。

今天，李春蕾又再次前來挑戰。

「哼！」李春蕾冷哼一聲，右手骨劍刺出，直刺虎恨兒臉門。

虎恨兒左手提刀，刀身擋在頭上把骨劍架住；李春蕾一擊未能得手，左手成劍指刺出，正是枯骨派三式鎮派武學之一，「骨劍分飛」。

虎恨兒冷笑一聲，大刀混上巧勁，輕易把骨劍震飛，右手以手刀劈出，迎上李春蕾的劍指；劍指在手刀的猛劈下，剎那間就被擊退，李春蕾雙指紅腫，明顯被手刀劈至指骨骨折了。

「啊！！」李春蕾大喊，疼痛使她捏著左手，往後退去。

「李春蕾，你應該明白哪怕你修練一世都不可能是我的對手。」虎恨兒說。

李春蕾含著淚說：「不，我一定會變得比你強，我一定要為爹爹報仇！！」

虎恨兒輕嘆搖頭，「這樣又何苦？」

「要不你就殺了我！否則我會一直來行刺你！」

「殺你？不，我不會的。」

「為甚麼！？」李春蕾問道。

「因為你是我的妹妹，我的親妹妹。」虎恨兒始終都把直相道出。

「你在胡說甚麼？」

「李恩仇是我的生父。」

「不.....你是瞎扯的。」

「我沒有說謊。」

李春蕾一邊搖頭，一邊往後倒退，「你說謊.....你說謊.....」

虎恨兒剛欲伸手拉著李春蕾，就見李春蕾暈倒了。

「春蕾！！」

虎恨兒把李春蕾抱入虎家大宅內，命人好好照顧她，並請了城中名醫為李春蕾診症。

「大夫，她的情況如何？」

大夫放開李春蕾的手，「小姐並沒有大礙，只是因血氣攻心而暈倒，只需要服用一般調理身體的補藥，再休息幾天自會康復。」

「謝謝大夫。」

當晚，李春蕾終於甦醒過來。

「這裡是哪裡.....？」

虎恨兒推開房門，「你終於甦醒過來。」

「虎恨兒！！」李春蕾咬牙道。

「別發怒，會影響身體。」

虎恨兒放下了一服已煎好的藥，「你就安心養傷，康復後你想走我也不會留住你。」

五天後，李春蕾就已經康復，但是她並未有離去。

「虎恨兒，你說你是我的哥哥，可有證據？」

「沒有，我沒有任何證據。」

唯一的人證 - 舅父都已經被他殺掉。

「哦。」李春蕾續說：「我明白了，我今天就要離去。」

「嗯，我會等你接受我的。」

李春蕾微笑，她站起來離開房間。

虎恨兒讓路，李春蕾從他身旁走過。

「哥哥.....」李春蕾輕聲說。

「春蕾，你是在叫我嗎？」虎恨兒激動的說。

李春蕾止住腳步，回頭看著虎恨兒，「哥.....」

李春蕾慢慢步近虎恨兒，眼中淚水晃動。

「妹妹。」虎恨兒笑著說。

「噗嗤。」一把骨劍刺入虎恨兒的左胸。

虎恨兒按著傷口，「你！？」

李春蕾咧嘴而笑，「爹，我終於幫你報仇了！！」

虎恨兒的胸口血流如注，臉色變得慘白。

「雖然我不知道為何你要假裝是我的哥哥，不過哪怕你真的是我親哥哥，我也要為父報仇。」

虎恨兒雙膝跪下，滿身血紅。

虎恨兒的心中很痛，到底為甚麼，到底為甚麼妹妹要殺自己？他很痛苦，為甚麼他會有一個這樣的人生.....對了，所有的原因來自他的出生，只要當初他沒有出世，只要當初他不是虎家的人，只要當初.....所有的根源都在於他出生了。

虎恨兒強忍胸口疼痛，站起來大喝一聲。

「啊！！！！」

虎恨兒右手成刀狀，毫無保留的刺入李春蕾的心臟處。

「妹妹，就讓哥哥為你脫苦。」

李春蕾雙眼瞪大，就此逝去。

虎恨兒艱難的回到床上，命下人去找大夫來。李春蕾的骨劍刺偏了半分，沒有弄破虎恨兒的心臟，不

過她的一劍使虎恨兒足足在床上休養了半年之久。

虎恨兒康復後，他就離開了墨江城。

從此，江湖上多了一個殺人魔，他是一名和尚，自稱法號為「無生」。

江湖中人都稱他為「無生殺憎」。

無生殺僧所到之處皆不留活口，不管你是好人壞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只要在他附近出現，都會被他所殺。

「只因生才有苦，就讓無生為你斷除痛苦。」這是他每次殺人前都會說的對白。

短短三個月，無生殺憎就已殺了上萬人，多個城鎮、門派被他所滅，朝廷只好派兵圍剿，卻被無生殺憎一人大破朝廷一萬精兵，大戰三天，使精兵死傷過半，朝廷不得不鳴金收兵，再作打算。

七大門派掌門決定聯手圍殺無生殺憎，然而在他們決定結盟後，七位掌門卻在一夜之間盡數失蹤，有人說，他們被無生殺憎殺死了。

半年後，一位掌握了「乾坤鼓動天地無償功」的少俠只用了三招就擊敗了無生殺憎。

當日，無生殺憎敗陣後就問了一句，「為何而生？生存只會生出痛苦。」

少俠回了一句，「不因何生，不因何活，本來無生，何來痛苦？」

無生殺憎聞言後就決定歸隱，在深山建了一座無生寺，終生不踏出寺廟半步。

- 生苦完 -